

「废都」滋味

“贾”不假，文化为名性做马
“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
人+官人，贾平凹真有两下子
文化的招牌，干皮肉的生意
文格渐卑庸福近
除了脱裤子无险可冒





2 059 6310 8

《废都》滋味

多维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陈智英

封面设计:李 萌

漫画插页:陈西林

《废都》滋味

多维 编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787×1068 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7千字 插页 6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7—215—2754—6/I·343

定 价 4.80 元

撰稿人简介

李书磊,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陈晓明**,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现为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李洁非**,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人员。**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韩毓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讲师。**方位**,本名刘方炜,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为莱福文化技术公司总经理。**罗马**,本名王舟波,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组织联络部副部长。**邵燕君**,北京大学文学硕士,现为中国新闻社记者。**余世存**,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自由写作者。**陈旭光**,北京大学文学硕士。

日 录

○、序：压根就没有灵魂（李书磊） (1)

一、湿漉漉的世纪末 (4)

认钱不认“文”，笑贫不笑娼·贾不假，“文化”为名“性”作马·湿漉漉的《废都》·现代头脑古人话，黄老庄子非一家·通向《废都》之路：从把握历史到制造“小摆设”·顿觉眼前生意满，勿忘世间苦人多·安妥灵魂的妙方·为张承志、张炜叫个好·“文格渐卑庸福近”

二、真“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 (22)

山野风情：由来已久的煽情笔法·

道德十色情，前期贾平凹的成功之路·搔搔读者的痒痒肉·真“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名人十官人，贾平凹真有两下子·挂文化的招牌，干皮肉的生意·唐宛儿：是淫妇，还是拯救文学天才的纯情少女？·“求缺屋”里缺什么·贾平凹，组装古籍的高手·别扛古籍唬洋人·文化破败了，我们怎么办？·《废都》，文化下降运动中的一次彻底堕落

三、除了脱裤子无险可冒 (49)

“文化”是包装欲望的比基尼·中年是颓废而卑鄙的·知识分子的中年沦丧·世道不三不四，作家似人非人·“给个说法”与“爱谁谁”·这秃驴如是说·始于早泄，终于早泄·除了脱裤子无险可冒·流氓唱主角，文人何去何从

四、“看哪，其实，他什么也没穿” (75)

“□□□”的意味·脚踩“雅俗两道儿”·在遮蔽中暴露·比《金瓶梅》还落后的妇女观·“看哪，其实，他

什么也没穿”

五、贾平凹借了谁的光 (85)

“一等文人”也潦倒·贾平凹借了谁的光·对明清文学的皮毛仿制·缺乏理由的人生幻灭感·市场经济下的多余·东方奇观:性与神秘文化·《花花公子》的中国兄弟·吆喝神秘文化的青年巫师·春江水寒“贾”先知·我们该不是又被骗了一回?

六、一锅仿古杂烩汤 (108)

“静虚村”出了热闹事儿·庄之蝶=贾平凹?·长安从来居不易,士子如今难活人·不怕跟古人打官司·“金”、“瓶”、“梅”与“唐”、“柳”、“灿”·要的就是大杂烩·贾平凹“杀父”之作·别亵渎了托尔斯泰·小瞧了天下女流·谁的白日梦·发掘流氓的英雄本质·缴枪不杀:纯文学的末路

七、不是说写苦难吗 (135)

好题材让贾平凹玩儿砸了·写不过
张炜,却玩儿过了张炜·摆开架式
开拓性领域·只剩两堆滚动的肉·
“优势兴奋中心”

八、《废都》真的“都废”吗 (146)

当代文化英雄·《废都》会被“骂”成
经典·文学的月亮也不是外国的圆
·真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吗? ·勇敢
的哗众取宠·戳穿《废都》不过是在
戳穿我们自己

九、贾平凹的滑铁卢在哪儿 (167)

真是纯文学的复兴吗? ·四十万言
空空如也·“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名人呓语·女人果真纷纷上床? ·
厚了自我,薄了艺术

十、读后感 (184)

○、序：压根就没有灵魂

李书磊

自《废都》开始，贾平凹蜕变成为一个通俗作家，那孕育《鸡窝洼人家》和《小月前本》的心灵业已死亡，因而读《废都》是一次令人心情黯淡的凭吊。《废都》径直地投合了文化大众阴暗而卑微的心理，从中我看不出作者对生命的正视、对人生的尊重，在这部以“废都”标题、貌似有历史感的小说中我也感觉不到作者对历史真义的体味与敬畏。人、性爱、情感与斗争，在贾平凹手中都变成了一种肮脏的玩弄。——这一切原本都算不了什么，一个作家文品的高下本属寻常；在这里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强烈的反差，那就是：对于这部压根就没有灵魂的小说贾平凹张扬的恰恰是灵魂的旗帜，在这部其俗入骨的小说的后记里作者反复申述的却是写作的庄严动机。贾平凹称“《废都》近乎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见《南方周末》93.8.13），他非常看重“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灵魂的这本书”（《废都·后记》）。这是虚伪？矫饰？是为了提高作品的价值而采用的商业性包装？当然你可以这样认为；然而我却更

倾向于相信贾平凹的这种表述是真实的，《废都》确实是他生命的形式和精神的显现，他本意是要追求严肃的，小说中这种恶劣的通俗性并非是有意设置的商业圈套，也并非是超乎之上的戏拟和反讽，而是他本来人格和内心世界的自然裸露，《废都》成了历史之手书写的、关于当代作家灵魂的原始文本。当《废都》的作者神情肃穆地向人们展示他的灵魂时，我们发现他原来没有灵魂。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滑稽，我们对此只能报以轻蔑而痛苦的一笑。王朔对灵魂清醒的毁坏反使我们觉出一点生机，只有象贾平凹这样对灵魂不自觉的（因而也是真正的）弃绝才使我们感到幻灭。

于是问题就严重起来。问题不在于贾平凹现在写出了《废都》，而在于他曾经写出过象《鸡窝洼人家》那样触动我们心灵的作品。为什么几年间贾平凹就由一个纯粹而敏感的严肃作家变成一个趣味低级的通俗作家？是因为那种骏骨已凋的“中年的颓败”吗（如韩毓海先生所说）？是因为整个文人阶层在商业化时代退居社会边缘后的自弃情绪吗（如孟繁华先生所说）？或许兼而有之。不过我们不去追究原因，我们只责备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文人阶层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丧失，当民族面临着巨大希望也面临着巨大危险的时刻没有文人表现出对民族命运深切的关怀与体察；当需要声音的时候没有先知在旷野呼喊；我们看到的是文人们个体生命的苍白，没有执着的信仰，没有特立独行的个性，没有对人间万事万物的多情、容纳与超越，他们失去了探寻真谛的勇气，甚至失去了周密而新鲜地叙述一个故事的耐心和能力。文人们陷入了一种可耻

的麻木之中，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人的人格成就已经忘却；既没有那种体现社会责任感的呐喊，也没有那种体现个人丰富性的彷徨。文人们的情感、意象和语言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感召力和感染力，只能在没有光荣的、小市民的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废都》及其作者的状态使我们如此强烈地印证了这一切认识，唤起了我们作为一个文人羞耻的愤怒；如果我和我的批评界同仁们对贾平凹使用了比较激烈的言辞，那也不是针对贾平凹个人的，这种谴责之中就包含着我们对自己的谴责，包含着我们对文人阶层命运的深刻恐慌。

谨序。

一、湿漉漉的世纪末

1. 认钱不认“文”，笑贫不笑娼

《废都》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猎奇的人、略有知觉的人，以及按步就班生活着的作家学者们，都领受了这一奇迹出现。

“东方风来满眼春”。自从第二次改革浪潮涌现以来，文坛内外乐道的“王朔年”、“刘恒年”、“苏童年”……就“年”不下去了。金钱的闪亮耀眼遮盖了一切，而一切在金钱的闪耀下只能回报自己的空虚。轰轰烈烈的文坛一遇上资本积累的“霍布坦”怪物就涣然冰释。“开发”、“倒卖”、“股票”、“期货”、“房地产”……充满了人们的生活空间，眼界和记忆中的，好象是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的社会里。虽然很多人个人仍然忍受苦难、哀告无助、劳于奔波，但外界的声音在许诺苦尽甘来，在许诺一个升平盛世的来临，华服、名车、宠物、美女、别墅……是这个社会的物质诠释。时代正发生着近乎质的变化，条件早已显



现，社会以千万种事物倾诉着它自己。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以归置、装扮、建设这一家园为职业的文坛，在这一变化中沉默了。它很少向社会发出真正有力的声音，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发出声音极为艰难。社会变化这么快，总会有哪怕噪音一样的声响填补恐怖的静寂，社会大众听到的，多半是商人敲打出来的，书商们拼凑着一本本的文字垃圾或文字材料，满足人们的要求，这要求，使得一向不景气的出版社也红火起来，家家出版社都可以发奖金了。

出版业的繁荣跟作家们的处境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在全民皆商、一门心思想着致富之路的社会氛围里，作家们的有责任或自娱的探索作品都引不起大众的兴趣。新闻记者的热情在于作家们是否改变了传统现象，当一位作家成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时，他才有了成为新闻的资格和荣誉。“××作家‘下海’办实业”，“好！”新闻这样称赞作家们的探索，称赞新生事物。在他们办茶馆、办振兴川剧委员会、成立文化服务公司……的时候，他们的存在成为一个事件，上了传媒，向社会显示他们不屈不挠地活着。

九十年代，或说世纪末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坛，就他们所曾是的而不是他们所应是的样子来说，是猥琐的、卑微的、无力的。由他们代表的文化，在与政治、经济社会相处的关系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环，即便有一些新潮之光，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波澜，大众视界里，仍只是政治格局的演义、经济社会的沉浮。俗尘功名的被强调，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观念，即语言文字是消闲的、或语言文字是介绍“发财致×××计”“商场

致胜百招”之类的，才能让社会大众认可。作家们如不把自己跟政治、经济社会结合起来，如不以政治、经济社会里的面目出现，至少，如不媚于政治、经济社会，大众文化传媒对他们是不会瞧得上眼的。

《废都》的出现似乎改变了这一观念，这一中国文坛无力自主的命运。它在短短几个月里印行了七十万册，成为畅销书，又成为介于禁与非禁之间的紧俏书，作者得稿费十数万元，……这些对变乱社会里无法以文字谋生的中国作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出现成为一个奇迹。

2. 贾不假，“文化”为名“性”作马

有人说，当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巅峰时，一切的原因都起了作用。

贾平凹的《废都》也是这样。《废都》能取得那么大的轰动效应，有些什么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呢？

《废都》写的是文人雅士们的故事。西京城里四大名人，分占诗（小说）、书、画、艺（优伶）四个位置，他们在当代生活。成为名人，身为名累，要出席人大会议，要为崇拜者写字、收徒、作画，而他们的生活又确实有档次、有品位，他们品赏秦砖汉瓦，玩味古玩，题咏书画，交友酬酢，聚合清谈，贩毒、走私、卖假画、走穴卖艺……《废都》写的十足是有中国特色的文人在当代的生活。

《废都》的主角是作家庄之蝶，《废都》又是写性的故事。庄

之蝶和几个女人的性事关系，没有性情景，只有性活动。如果说其它几位名人是在金钱等名利上获得了存在的意义、活着的被证实的话，庄之蝶就是在女人那里获得了片刻的快感。所以作为人大代表的庄之蝶会在人大会议的午休时间跟唐宛儿来一次两次性事游戏，可以在书画从墙壁上掉下来后继续跟柳月交欢。所有世事烟云，匆忙繁乱紧张或空虚都在“一泄如注”中解决了。

正象人们熟知的，贾平凹的小说语言也是一种“雅”的语言。半文半白，带着文气和古气的语言，叙述着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废都》的章法结构也自《红楼梦》、《金瓶梅》那里取来一枝一节。所有这些特色，是《废都》现象的内在原因。

3. 湿漉漉的《废都》

《废都》当然不仅在于有这些内容，而且在于作家写这些内容跟社会心理合拍。

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令人惊异又令人茫然，剧烈的变化使人们来不及思考也无从思考。灾难、义演，又是浦东开发，又是希望工程，又是中华大庙会，又是深圳大爆炸，又是“倒”，又是“赌”，又是祭孔，又是摇滚，又是黄色录像，又是任天堂……中国人的心灵在前所未有的社会情势中早已失衡，哪怕不顾及社会公德、社会责任（报载山东一歹徒闹市行凶旁观者无人上前），人们自己也不能安心生活，人人焦躁不安，茫然无措。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都没能让他们的心得到“安定”。贾

平凹在《废都》中叙写文人雅士，叙写趣味幽情，是给热烈地生活着又心神不定的中国人一个“镇静”，让他们透过恍若隔世的笔致观照生活的故事。

象魔术师一样，中国人突然变得富裕一点儿了。虽然有为炒股票跳楼的，但很多人却发了小财，虽然有为炒地破产的，但很多人成为暴富。政府一再抓的菜蓝子工程也见出实效，似乎越来越多的人不为吃穿发愁了。“饱暖思淫欲”，中国人开始娱乐时，发现自己竟是个阳萎、不会玩的清教徒。补课的内容异常丰富，从豪华小影院到高级名吃，从康乐宫到不夜城……更多的、更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是性符号的被强化，雅的有情人节，俗的有“少儿不宜”，高档的有广告中天南海北生产的壮阳药，低档的有街头巷尾地摊读物……性助力、性技巧、性暴力、性谋杀、性发财、性心理……贾平凹在《废都》写性，用墨如泼，整本书“湿漉漉的”，不正迎合了这一社会氛围吗？

在具备成功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后，贾平凹的《废都》营销之术也是普通的商人不能心会的。书未出版，舆论就已造起来了，什么当代《围城》，二十世纪的《金瓶梅》、《红楼梦》，又有稿费获数百万的插曲……最后，作者贾平凹，这位被孙犁、三毛之辈赞誉过的作家，这位被捧为得中国古典散文艺术真传的作家，这位一向劝人不要《浮躁》、自甘淡泊、飘逸有老、庄之气的终南山下的作家，亲自披挂、上阵，回答问题，说《废都》是历尽苦难之作，说《废都》是一本“安妥”他“破碎了的灵魂”的书……一切的原因都起了作用。